

電子報-1  
企研所 103363036 鍾雅雯  
Leipzig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

[Neighbor meets Neighbor]

德國接納了非常非常多的難民，所以在這裡，很多學校都將閒置的校區部分規劃讓難民居住，成為他們在找到工作以及居住地之前的過渡區。於是在我交換的學校-HHL 的校區旁邊，就有一棟建築是提供給難民居住的地方，並且用黃色封鎖線圍住以及派駐保全控制進出，平常很難有機會與他們互動。之前詢問是否有志工的需求，也是不了了之。

而在兩個禮拜前，相關單位終於舉辦了 Neighbor meets neighbor 的活動，希望能讓彼此有更多的接觸機會與瞭解。在巴黎恐攻之前，德國本來就已封鎖邊境不再收容更多的難民，因為國內開始有愈來愈多的反彈聲浪，認為政府花費過多的資源在難民身上。在巴黎恐攻之後，這樣的反彈聲浪部分更成為較激進的抗議團體。從我一個德國室友口中，可以感受到他們對難民的害怕以及對政府的不滿。之前難民來德國政府是直接提供現金生活費，後來改為消費卷的方式，卻導致難民不滿抗議；難民營常有許多暴力事件發生，有時甚至是致命的事件，類似這樣的事件讓德國人很反感。而這些都是在參加這個活動之前的瞭解。

主辦單位請了 3 個 live band 現場表演他們共通語言的歌曲，當音樂響起，你可以清楚看到每一個人臉上的笑容，摺紙的小桌子則讓小朋友可以一起享受活動，其中有一個小男孩非常專注投入，從他認真的表情中可以感受到他的快樂。我們很希望可以好好跟他們聊聊，所以到處遊走，聊聊他們的生活。因為語言，我們無法很深入的溝通，但是他們都表示，這是他們來到這裡後最開心的一天。大部份的他們在這裡都待了 3 個月以上，而這 3 個月其實什麼事都無法做。我們以為政府提供了非常多的課程讓他們學習，以使他們融入社會。就我同學所說，政府提供了語言、電腦甚至是舞蹈課程給難民，非常非常周全。但是在這裡，只有線上德語的學習，其他課程幾乎都是沒有的，每天的工作就是"等待"。

同時，在德國的難民只有敘利亞人嗎？不，戰爭不只在一處發生。我們當天還認識了伊朗人、伊拉克人以及印度人，不同國家的難民都住在一起。因為資源有限，這些資源包含腳踏車、報紙、實體德文課等等，但都是有先後順序的，目前一切以敘利亞人為優先，於是伊朗朋友在說明的時候情緒激動、憤憤不平。這裏的男女比例非常懸殊，幾乎都是年輕的男性（助教說男女比例是 3:1）。每天幾乎無

事可做，又得面對這樣的不平待遇，很容易就發生內部的紛爭，在德國許多衝突的新聞就是來自這樣的原因，所以在難民營中發生的暴力事件，並不是因為難民本身，而是因為他們所處的環境。

因為不瞭解，所以害怕，於是抗拒。  
特別是在巴黎恐攻之後。

但是大部份的難民我認為都只是來這裡尋求一個機會而已，不能否認的確有許多"吃人告告"的難民濫用政府的資源，像是拿學校的獎學金不去上課反而到處旅行的這種例子，但如果因為這些特例而失去了解他們的機會，或許對他們不太公平。在參加這個活動之前，我必須承認對難民們的態度是有所疑問的，因為我並不了解他們。希望往後德國政府能多協助兩邊的溝通了解，而不是把他們與社會隔離，也許能因此找到解套的方式。

最後，離開前問了一位伊朗的朋友，到德國來的路程有多辛苦。男子臉色一沉地告訴我，那段路程太過於艱辛以至於他不願再回想跟提起，如此反而更讓我感受到那段路程的痛苦。

希望他們未來一切都能順利，被瞭解、被接受。  
找到他們能夠重新立足的機會。

